**monotheism/一神论(Yī Shén Lùn)**

|  |  |  |
| --- | --- | --- |
| Chinese Perspective | WU Fei | 17 Mar 2022 |

一神教，即只崇拜一个神的宗教体系，通常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然而，这些宗教在严格意义上是否是一神教仍有争议。[[1]](#footnote-1)由于基督教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它有时被认为不是真正的一神教，伊斯兰教尤其如此攻击基督教。此外，由于天主教徒崇拜圣母玛利亚和其他圣徒，天主教是否真的是一神教也常常遭到新教的质疑。尽管伊斯兰教经常批评基督教是多神教，但它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批评，因为其中也有圣徒崇拜。

然而，使一神教与众不同的不仅是它崇拜的神灵数量，还有它对世界、生命和终极价值的理解方式，以及它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影响。从世界宗教史来看，多神教对原始文化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因此往往在不同的文化中独立发展，比如古希腊、北欧和美洲印第安部落。然而，一神论和二元论都是非常特殊的。特别是当与深刻的哲学思想相结合时，这两种宗教可能会对文明的发展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宗教史上，一神教和二元论经常相互影响，甚至是内在于彼此当中。

作为一神教的起源和原型，古代犹太教中仍然存在一些多神教和二元论的因素。多神教元素可能是古代近东文化的遗留，我们不会因此否定它的一神教性质，因为一神毕竟是其崇拜的主要对象。然而，二元因素是另一个问题。由于一神教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唯一的神被视为世界的创造者，如果神在世界上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就会有严重的问题，即使这个敌人最终会被神征服。伊甸园中的蛇，异教徒的神，甚至《约伯记》中的撒旦，都需要一些解释。犹太教圣经中上帝专横易怒的风格，似乎也与一个全善的创造者的理念不相容。

二元论和一神教的哲学根源都在古希腊。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上帝是好事的起因，坏事则有其他原因。[[2]](#footnote-2)柏拉图哲学中人的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区分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许多对话中都可以看到。在《蒂迈欧》中，德牧格根据永恒的理念创造宇宙，从而使宇宙变得有序而美丽。[[3]](#footnote-3)然而，并不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造物主创造的，某些必然存在的东西连造物主也无法消除，只能尽可能地约束它。这幅关于创造的图景不仅已经包含了二元论的初级形态，而且还蕴涵了哲学一神教的一个核心命题，即无中生有。

尽管亚里士多德批评《蒂迈欧》中的无中生有，但他自己的神学更具有哲学一神教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都谈到了第一推动力。第一推动力自己是不动的，但是所有其他被推动事物的原因。他是不受影响的、不变的，他的活动是永恒的、最好的、最愉快的。他总是自我沉思。[[4]](#footnote-4)关于是否只有一个或多个第一推动力，还存在一些争论。如果不止一个，一个第一推动力就是一系列被推动的事物的起因。如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一个推动世界上万物的神。当亚里士多德哲学被基督教接受时，第一推动力被理解为唯一创造或导致世界万物的神。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神论哲学是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的《九章集》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神论著作，它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整合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有三个神圣原则：太一、理智原则和世界灵魂。从世界灵魂中流溢出个体灵魂，然后又流溢出各种各样的存在，一直到质料产生。[[5]](#footnote-5)在普罗提诺的时代，灵知主义已经相当活跃。普罗提诺强烈反对灵知派的观点，即被创造的宇宙是恶的。[[6]](#footnote-6)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普罗提诺完全放弃身体或物质的恶。相反，他认为恶源于物质，他否认的是灵魂仅仅因为堕入身体中就变恶了。[[7]](#footnote-7)尽管普罗提诺坚持认为一切都是由太一创造的，物质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他并没有完全消除被创造的宇宙中潜在的二元论。他认为灵知派的错误可能是对柏拉图的一些说法的误读，即身体作为较低的存在可能是灵魂的障碍。这表明普罗提诺自己意识到柏拉图是二元论的哲学根源。虽然他自己试图建立一个一神理论，但他无法避免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潜在地陷入二元论的趋向。

在基督教的形成过程中，新柏拉图哲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奥古斯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因为二元论摩尼教曾是他自己的信仰，后来在他皈依基督教后又成为他的主要批评对象，他试图尽可能使基督教一神教化。与新柏拉图主义者不同，奥古斯丁并不认为物质或身体本身就是恶的。奥古斯丁坚持“无中生有”的教义，强调一切被造物，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是由至善的上帝创造的，因此不可能是坏的。虽然物质是不完美的存在，甚至接近于不存在，但它毕竟不是虚无，因此奥古斯丁不能像普罗提诺那样认为它是恶的。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存在，只是存在和善的匮乏。对于天使和人类这样的精神被造物来说，恶是对自由意志的滥用。因此，恶从来不是身体的问题，而是灵魂的错误。只有精神性的被造物才能变成恶的。堕落的天使因为骄傲而变坏。就像堕落天使一样，初人堕落是因为他们不遵守上帝的命令。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是一个全善的创造者和公正的法官，在上帝的创造和决定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存在。正如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之间的战争所体现的那样，善与恶之间仍然存在冲突，但上帝不是这冲突中的一方，因为这冲突发生在天使和魔鬼之间。他们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他们的本性都是善的。魔鬼因自己的意志而变恶。虽然撒旦很强大，但他不是与上帝同等的另一存在。奥古斯丁的一神论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哲学一神论。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一神论，也不能完全脱离二元论。奥古斯丁非常巧妙地以全善的上帝掩盖了善与恶之间的二元论，但这样的掩盖也不完美。首先，尽管奥古斯丁坚持认为物质是善的，但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始终一贯。很多时候，他仍然认为身体是不好的，并对邪恶的事情负责。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之间的分裂本身就暴露出某种二元论色彩。虽然这两座城的分裂始于两种天使的分裂，但上帝仍然是上帝之城的领袖。世界历史的画面本身就有一种深刻的二元基调。与普罗提诺不同，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是一种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线性历史，它有起点，也有终点。的确，奥古斯丁成功地使上帝成为万物的唯一创造者。然而，由于他必须处理末日审判的问题，奥古斯丁无法在历史结束时让全善的上帝成为唯一的存在。他坚称地狱不会消失，恶人将遭受永恒的死亡。他不能接受奥里根的“普救论”，即认为所有人，无论好坏，最终都会得救并快乐地住在天堂。如果坏人最终得救，上帝可能就不是一个公正的法官；但是，如果历史没有像它开始时那样以善终结，邪恶的天使和人类将永远邪恶。这样的结局不仍然是二元的吗？

由于奥古斯丁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哲学的创始人，一神教和二元论之间的这种深刻张力贯穿了基督教的整个历史。许多重要的理论争论都源于这种张力，比如神的决定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张力，神义论和预定论之间的张力，等等。这使我们对一神教的哲学本质及其与二元论的关系产生了更深的疑问。

在哲学上，一神教的特点是全善的上帝和乐观主义宇宙观。作为万物的创造者和决定者，上帝必须是善的。既然上帝是善的，他也必须是善良的创造者和公正的法官。但是一个好的法官必须在好坏之间做出判断。如果他不能恰当审判，对邪恶不加惩罚，宇宙将再次变得毫无意义和希望。在恶的起源和结局的问题上，二元论被证明是更有理论力量的。一方面，一神教体系中总有一些二元论的残余；另一方面，二元论通常也会承认全善的上帝。虽然宗教和哲学都会将道德与宇宙论联系起来，但产生这样的困境是可以理解的。一神教和二元论的相互依赖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已经相当明显。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完全纯粹的一神论或二元论。

埃里克·沃格林认为，现代主义是灵知派的一种复兴。虽然相当多的现代知识分子声称自己是一神论者，但在他们一神论的掩护下，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深刻的二元论因素。新教尤其表现出一些二元论特征，尽管这种二元论是内在于上帝本身的。最接近一神论的理论体系可能是莱布尼茨的神义论。与新柏拉图主义者类似，莱布尼茨尽其所能让上帝成为万物的唯一创造者，同时也是一个好法官。莱布尼茨以这样一种道德主义和乐观的世界观，为重新统一基督教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现代人对这样一种理论不满意，不是因为它的内在缺陷，而是因为它更重视秩序，却无法为公民提供弹药。而他们需要更多的弹药来摧毁世俗秩序。二元论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革命的理由。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严格的一神教在现代世界不那么流行的原因。

1. 韦伯，《宗教社会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footnote-ref-1)
2. 柏拉图，《理想国》，379b1-c7. [↑](#footnote-ref-2)
3. 柏拉图，《蒂迈欧》，29e1-31a1 [↑](#footnote-ref-3)
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2b16-31. [↑](#footnote-ref-4)
5. 普罗提诺，《九章集》，V. 1。 [↑](#footnote-ref-5)
6. 普罗提诺，《九章集》，II, 9。 [↑](#footnote-ref-6)
7. 普罗提诺，《九章集》，I, 8。 [↑](#footnote-ref-7)